

书海 沉思

刷新常识 重识教育

——读《学力经济学:被数据推翻的教育准则》有感

■孟兴国



《学力经济学:
被数据推翻的教育准则》
[日]中室牧子 著
魏铀原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最初吸引我读这本书的是它的名字——《学力经济学:被数据推翻的教育准则》。身为教师,一直以来我思考和实践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力”。本书将“学力”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很新颖,我想要看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

书中的序言说:“大多数教育评论家、育儿专家的主张,都仅基于他们作为教育者的个人经验,并没有科学根据。”对此,我深以为然。从

教20多年来,听了很多教育专家的报告,他们的思想观点、根据基本上都是“自圆其说”,即使有案例,也多用“个例”来证明“普遍性道理”。

在第一章第一节“人人都是教育评论家”中,作者指出:“不可思议的是,一旦提到与教育相关的问题,就算是对教育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让我想到了“教育的专业性”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对教师的工作指手画脚?

我想,也许是因为在教育孩子方面,无论是谁说点什么甚至是错误的话,一时也不会把孩子“教育死”,但是要是对医生指手画脚,恐怕是会发生病人被“治死”的严重后果。教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教育的后果”并非是当下就能看到的。正因如此,敢于对教育指手画脚的非教育人士才敢无所顾忌地发表言论。但《学力经济学:被数据推翻的教育准则》这本书,就是要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分析”来为教育的专业性立论。书中“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大规模的数据对教育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很多观点结论常让我耳目一新,甚至刷新了我的一些教育常识。

例如,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都喜欢用“奖励”的手段引导孩子学习。如只有在考试成绩出来后,才会依据孩子所考的成绩奖励孩子。这样的做法,也许会一时激发孩子的学习劲头,但是是否增进了孩子的学习力很难说。这本书用基于实验的大数据告诉你,如果你一直用这种“考出好成绩”的激励法促进孩子的学习,是长久不了的。

书中列举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莱尔倾注精力研究奖励和学习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弗莱尔将自己的实验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纽约和芝加哥进行,根据考试结果来决定是否给予孩子奖励;另一类是在达拉斯、华盛顿和休斯顿进行,根据孩子认真读书、完成作业、保证学校出勤等情况来给予奖励。前者称之为“输出型”奖励,也可称之为“结果性奖励”,即看到孩子的成绩之后才奖励;后者称之为“输入型”奖励,也可称之为“过程方法性奖励”,即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以促进孩子增强学习能力为目的的奖励。实验结果证明“更好、更有效地提升学力的是对‘输入’进行奖励”。因为,在各种各样的“输入”中,奖励孩子们认真读书是提升学力较显著的方法,而

在“输出”方面得到奖励的孩子们,学力几乎没有任何提升。因此,当教师或家长对孩子采取了“奖励”手段,却发现仍然没有提升孩子的学习力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的“奖励导向”出现了问题。

再如,作为家长,如果把教育看成一项经济活动,那它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那么,比较初中、高中、大学本科到研究生为止各个阶段的收益率差异,分别从学前、小学开始“投资”,哪个收益率更高?本书通过芝加哥大学赫克曼教授的研究实验数据告诉人们,收益率更高的是从学前教育开始。在本书中,类似上述的刷新大多数人常识的案例还有很多。

该书的5个章节,分别围绕“别人成功的经验能复制到自己孩子身上吗”“用物质奖励来鼓励、诱导孩子学习不可行吗”“学习真的那么重要吗”“小班教学有效果吗”“何为良师”等主题,通过列举大量的、具有说服力的教育实验,以科学的实验数据为依据,刷新了我们日常对于教育准则的认识。

我认为,本书非常值得教师、家长好好读一读,不但可以让我们走出一些教育的误区,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少走些弯路。

人生 行板

年,是一条时光隧道

■张金剛

想家,似乎只是小孩子的心事。可每至过年,老家的名字便随着腊月的日进,融入了我这个中年游子的心跳,且愈跳愈烈,催动着回家的脚步。一时,像个孩子。

还未启程,母亲的电话就来了:“天冷,记得多穿点儿;骑车慢点儿,别急。”与嘱咐当年赶着上学的那个毛楞小子一样。远远望见等在院口的父母,他们见我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咋又瘦了?”其实,我长了不少肉,可在他们眼里总是瘦。

瘦,就多吃。在父母跟前,我永远都是要长肉长个儿的半大小子,头等要事就是“吃”。于是,父母摆了一炕的零食等我解馋。大枣、核桃、炒花生、柿子饼、烤红薯、炒南瓜子,都是心心念念的儿时味道。我吃着,母亲忙活着,俩人都没个消停。最可心的,便是母亲时不时传来一句:“来,尝尝这个!”

尝尝母亲做的豆汁、豆腐。土生土长的黄豆经老石磨碾磨成糊,在大铁锅里被柴火煮得乳白滚烫,舀一碗加糖喝下去,暖到了胃,甜到了心;卤水豆腐压好,母亲切一块儿,拌了葱花、酱油递给我,只一口,便醉在了原汁原味的豆香里。

尝尝母亲蒸的大馒头。揭开锅,掰开一个,真喧真白。这最养人的主食,在年节点上红点儿,便承载了满满的仪式感和新祈愿。卤一锅凉肉、蒸一屉枣糕、熬一顿杂粮粥,母亲都要让我尝尝鲜儿;就连拌了饺子馅儿,也要用铜勺在炉火上炒了让我尝尝咸淡。恍惚间,我又成了那个趴在锅沿,流着口水的“馋嘴猴儿”。

家务活儿根本不让插手,母亲总是用一句“用不着你,快歇着吧”把我支到一边。枕着双手躺在炕上,我依稀又看到了那个年轻高挑、勤快能干

的母亲,一刻不闲地打理着过年的伙食;而我,就像个“懒猫儿”,在炕上数钢镚儿、磕瓜子、看电视、想心事,或与哥哥扭打成一团。只是现在,手机成了唯一的消遣。

待得憋闷了,就向母亲“请假”出去玩一会儿,跟出门的还是那句:“早点回来吃饭!”

玩儿够了,就随便推门串个门儿、拜个年。乡里乡亲的,到谁家都会像待孩子一般,拿出瓜子、糖块、水果来款待。不管我在外是什么人物、什么身份,在他们面前,几段儿时的故事便把我“扒得精光”。

大婶指着我的鼻子说:“我刚嫁到咱村时,你刚上学,还没断奶。”我倒没觉得羞臊:“那是我娘心疼我。”二爷尽揭短儿:“你打小最听话,就是胆儿小,不敢下水游泳,不敢走夜路,不敢上树,不敢和女孩儿说话。”我脸红了:“胆儿小也好,也好。”大奶奶略

带伤感地说:“当年穷,你又要强,大年初一就把自己反锁在小屋里不出门,因为没有新衣裳。”我强作笑颜:“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乡亲们看着我长大,他们那里收容着无数我知道的不知道的往事。过年闲暇,打捞起来,让记忆更充盈,初心更坚定,更懂得了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年是一条时光隧道,倏地把我们变回小时候,回到生命的起点。但这只是虚幻,有父母、有乡亲、有故乡,我才能年年幸福快乐地完成穿越。若这些没了,我便真的长大,逝老了。

年终究还是一头猛兽,将我们无情推向岁月的深渊,牢牢把守旧年的门,永远无法回头。而我,宁愿让自己活得像个孩子,把简单的快乐延续至每一年的每一天,直至真的老成了一个孩子。

闲庭 随笔

数九消寒待春来

■钟芳

冬至一过便是数九寒天,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极数,乃最大、最多、最长久的概念。《荆楚岁时记》记载:“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数九寒天,就是从冬至开始,每九天算成一段,数到九九八十一天后,就到了来年春分,冰雪融化、草长莺飞了。

在古代,人们如何度过漫长而又寂寞的寒冬呢?聪明的古人发明了消寒图,通过数九、写九和画九等习俗,把萧索的冬天过得雅致有趣。

据史籍记载和各地民俗志书所见,全国各地都有数九之说,只是说法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对冬去春来、季节交替和生活耕作情景的描绘。最早见于典籍的《九九歌》是明代谢肇淞著的《五杂俎》:“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笛;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纳担头担;八九七十二,猫犬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读来朗朗上口,使人兴趣盎然。

与《九九歌》相映成趣的,还有民间广为流传的《九九消寒图》。每年冬至前,家家都要忙的一件事就是绘制一张消寒图,贴于自己家中的墙上,或赠给亲朋好友。消寒图形式主要有文字版、画圈版和绘画版等多种,上下横竖9格,总数为81。冬至时节一天描写一笔,81天后一幅消寒图便诞生,相当于完成了一份过冬日志,非常有意义,以致“每岁相沿,遂成故事”。

南宋文天祥被捕后,元兵将其关押在大都(今北京)的监狱里。时值数九寒天,他身处四面透风的牢房,为了排遣胸中忧愤,在狱墙上画下了一株梅花,共有9枝,每枝9蕾。他每天将其中一蕾涂红,待到梅花涂遍之时,“九九”正好结束,借以坚信寒冬必将过去,春天一定来临。文天祥的即兴创作,是我国最早的《九九消寒图》。

明代流行“画九”消寒。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刊刻的木版年画《九九消寒图》,图中央画一树瓶中梅花,枝桠横斜,簇放出81朵梅花,花瓶四周绘有一九至九九的气候和景物。人们可在花瓣上染色或记录每天风雪阴晴等变化。每天染色一个,染的时候有讲究,“上点阴,下点晴,左点雨,右点风,若是下雪点当中。”等到数九结束,再来看啊,一幅鲜艳欲滴的红梅图出现在面前,如一束静静擎举的火焰,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心中顿生温暖。

杨允孚《滦京杂咏》诗云:“试数窗间九九图,除寒消尽暖回初。梅花点遍无馀白,看到今朝是杏株。”那时的风俗,冬至日,深锁闺阁的女子在闺房的窗间贴一枝梅花,每日晨起化妆的时候顺便用胭脂画点一个圆圈,九九八十一个胭脂斑点画完之时,窗外早已是杏花吐蕊,多么美的意境。

“写九”消寒,始于清代道光初年。道光皇帝亲书“亭前垂柳重待春风”9个双钩空心字,每个字都是9画(繁体),让大臣们每天在钩好的轮廓内填写一笔,9字填完,刚好81天,“数九天”正好数尽。其“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9字,寓意凛冬随着九九八十一天过去,暖春便会接踵而至,这比“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更诗情画意。

漫漫冬日,九九消寒。古人们是在一日一笔中,随着时光雅致地消磨着这段冰天雪地的日子。有了这样恬淡闲适的心态,不经意间,冬日灰暗的天空渐行渐远,万紫千红的春景就在眼前。

心灵 火花

三代人的年

■汪志

父母八旬多,我五十多,成家的女儿三十而立,三代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腊月已至,年味渐浓,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我家三代人的年。

年迈的父母生活在老家农村。进入腊月后,二老开始忙碌着年,也许是受传统思想以及对过去岁月的怀念,父母的年一切以“自己动手”为主。动手做石磨豆腐、石磨元宵,动手做挂面、馍馍、年糕、炒米糖、炸油豆腐、素圆子、炒花生、葵花等等,连春联都找村上会写的人代写。过年要穿新衣裳,每年父母都要找镇上的裁缝量身定制,布鞋则由母亲亲手缝制,一切都是原汁原味。除夕晚上,父母要做一大桌年夜饭,这些年夜饭我一直吃到正月初三,寓意年年吉庆有余。细想起来,父母的年不仅经济实惠,而且有滋有味。

我长大后在离故乡几千公里外的外地工作。生活在一个小县城,再加上工作忙碌,我每年过年都在菜市场买买。虽说买起来方便快捷,一切都是现成的,但开支大,尤其是吃起来没有父母的年货味香甜。

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繁华的沿海大城市工作并成家,这几年,女儿家的年夜饭都是在酒店吃的,女儿说,时代在变化,年夜饭的主要目的是家人团聚,在酒店用餐既方便省事,又能吃到自己做不出的美食,除了菜品更丰富,可选择余地大,也省去很多时间。一年四季忙碌的他们,年夜饭吃完后的第二天,则全家外出旅游过年,大前年重庆、前年海南、去年因疫情只好居家。女儿认为,旅游过年、反向过年、异国过年、他乡过年,和在老家过年、与父母过年一样,照样是一家团聚、感受浓浓亲情,照样是享受过年的美好和喜庆佳节的欢乐。

回想起三代人的年,每一个年都如同盛大的宴会,团聚、欢笑、举杯,喝下一整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曾经的年是一个仪式,庆幸一家人相互扶持走过艰难与困苦,祈求上苍庇佑来年的收成,难得的肉味就是最浓的年味,滋养了贫瘠干枯的胃口。后来的年是一个宴席,平日忙碌的家人被圆桌聚在一起,推杯换盏谈天论地,收到压岁钱的孩子欢天喜地,跟着小伙伴满大街地乱窜,在鞭炮声中嬉闹欢笑。现在的年还是一个纪念,问候与祝福通过手机从五湖四海传来,人与人的地理距离看似很远,彼此之间的情谊却从未消失……

三代人的年,一年又一年,让我们从青丝到白发……

